

句末助词之言谈功能分析与教学建议---以“啊”为例¹

林钦惠 LIN Chin-hui

1. 前言

徐晶凝 (2000) 曾对现代汉语中的语气表达方式及语气系统进行考察与归纳, 提出“普通话的语气表达方式共有六种, 即语调、语气助词、叹词、语气副词、句法格式及同义选择”一说。在汉语中, 句末助词是说话者用以表达情绪或态度的一种典型且频率极高的方式, 因此许多学者将其称为“语气助词”。根据语言学院 1986 年出版之《现代汉语频率辞典》中之〈生活口语中前 4000 个高频词表〉, 句末助词“吧”、“呢”、“啊”便分占了第 27、第 33 及第 50 位。而在句末助词中, “啊”的出现频率不但高, 分布句式也可以说是最自由丰富的。过去学者如吕叔湘 (1982)、刘月华 (1996), 多认为“啊”在句中的作用是表达语气意义。然而, 语调高低、语速快慢、音量大小等等因素都可能对所谓的“语气”产生影响, 具有同样概念内容的语句, 也可能因为言谈目的不同而产生如直陈、询问等不同语气。将“啊”视为语气助词的做法似乎难以有系统地解释为何“啊”常与某些句式或情境共现。本文将尝试自功能角度对此现象提出解释。此外, Shie (1991) 提出汉语中的“啊”实可分为“啊_H”与“啊_L”两类。² 在检视过去研究者所提出之语料后, 笔者同意 Shie 之假设, 汉语之句末助词“啊”根据音高差异可分为音高较高的“啊_H”与较低的“啊_L”。

本文主要的研究范围仅为出现于句末之“啊”。出现于句中表“停顿”的如“他啊, 总是这样”或“列举”的如“花啊, 草啊, 我都不喜欢”这类例子将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2. 文献探讨

过去关于句末助词之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为传统之列举法, 以 Chao (1968) 及吕叔湘 (1980) 为代表, 另一类则自功能或语用角度出发, 如 Li & Thompson (1981)、Chu (1998, 2002) 及 Li (1999) 等。

¹ 本文主要内容取自笔者 2003 年于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文教学研究所之硕士论文《汉语句末助词「啊」之教学语法初探》(未出版, 见参考文献)。

² Shie (1991) 将音高较高之“啊”称为“啊₁”; 音高较低之“啊”称为“啊₂”。本文中为方便起见, 将前者称为“啊_H”; 后者称为“啊_L”。

2.1. Chao (1968) 及吕叔湘 (1980)

Chao (1968) 列举出了八类“啊”出现于句末的情况, 包括问话、求证式问话、命令、警告、惊叹等。吕 (1980) 进一步说明句末附有“啊”的语句所表达的语气意义, 比方“啊”出现在陈述句末表解释、提醒(或不耐); 在祈使句末表请求、催促、命令、警告等。虽然赵与吕大致列举出了汉语中“啊”的分布情形, 似乎也为每一种分布归纳出一个说法, 然而, 由于所举例句皆为单句, 对语句与语境之间的关系并未多加着墨, 这些诠释看来多是句子本身的命题意义, 而非“啊”的作用。

2.2. Li & Thompson (1981)

Li & Thompson (1981) 提出, 语助词应具有“核心功能”。他们认为“啊”的作用是“减缓句义的强制性”(reduced forcefulness)。然而其研究似乎还有几个问题待解决: 一、例句同样缺乏上下文, 忽略了语境的重要性。二、“啊”的功能是否真为“减缓句义的强制性”仍有待讨论, 这点 Chu (2002) 已提出质疑。三、并未介绍“啊”在汉语中所有分布情况, 也未注意音高差异的问题。

2.3. Chu (2002)

Chu (2002) 假设“啊”的核心功能为“speaker involvement”(说话者参与)。当说话者使用加了“啊”的句子时, 虽然可能未给听话者带来任何新信息, 但是在沟通上却有其意义--加入了说话者的主观意念。此外 Chu 也注意到出现在不同语句中的“啊”有着音高的差异。根据 Chu 的看法, 音高较高的“啊_H”表示听话者取向 (addressee orientation) 而音高较低的“啊_L”则表示说话者取向 (speaker orientation)。³

2.4. Li (1999)

Li (1999) 以语用学角度对台湾闽南语的语尾助词进行分析。Li 假设每个语尾助词都具有其核心意义, 这个核心意义是极为普遍 (general) 的言谈指示功能 (indexical function)。语尾助词应被视为言谈词的一种, 用以标明说话者对其语句应如何诠释所持的态度。一般口语言谈中标有助词的语句所透露的情态, 常非该助词本身所具有的基本意义, 而是听者根据语句的基本命题内容, 辅以助词的基本指示意义, 加上语境中的相关因素产生的互动, 最后经由言谈合作原则的运作所推衍出的会话隐涵 (implicature)。除此之外, Li 还指出助词音高的差异确实影响其言谈功能。

³ 同 Shie (1991), Chu 亦将音高较高之“啊”称为“啊₁”; 音高较低之“啊”称为“啊₂”。本文中一律以“啊_H”与“啊_L”称之。

3. 音高特质 (pitch)

在 Li (1999) 及 Chu (2002) 的研究中, 都曾提出音高特质 (pitch) 影响听话者对带有句末助词的语句之理解。郭锦桴 (1993) 指出, 在普通话中, 高昂或急速的语调常用以表现人们的激烈情绪和着急的心情; 低沉而迟缓的语调则常用以表现人们低落的情绪或对事物的郑重态度。黄锦铨 (1982:470-85) 也谈到音高的高低对情绪表达的影响: “凡是话里遇到轻松的话或重复的问话, 常常会从容不迫地用高而轻快的语调去说它, 这种高音调有时还表示对人或对事不重视的神态... 每当遇到严肃、赞美、沉重、感叹等非常富于感情的话, 自然而然地把音高整句降低。... 假如再把音量放大些, 就成了对人凶狠的语调了...” 综上所述, 音高的高低与说话者在言谈中所持的态度的确有相当大的关联性。笔者认为, 由于“啊”位于句末, 音高较高的“啊_H”能够使得全句语调显得上扬, 而音高较低的“啊_L”则同时显示出句末语调下降。上扬与下降的语调对说话者的情感态度表达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 参考了 Chu (2002) 的研究后, 本文进一步假设音高较高的“啊_H”表示“说话者态度主动, 要求对方接受自己提供的信息或想法”; 而音高较低的“啊_L”则表示“说话者态度被动, 接受对方所提供之信息或想法”之假设。此外, 在对 Li (1999) 所提出的语尾助词语义诠释过程稍作修改后, 笔者认为针对附有句末助词“啊”的语句之语义诠释过程应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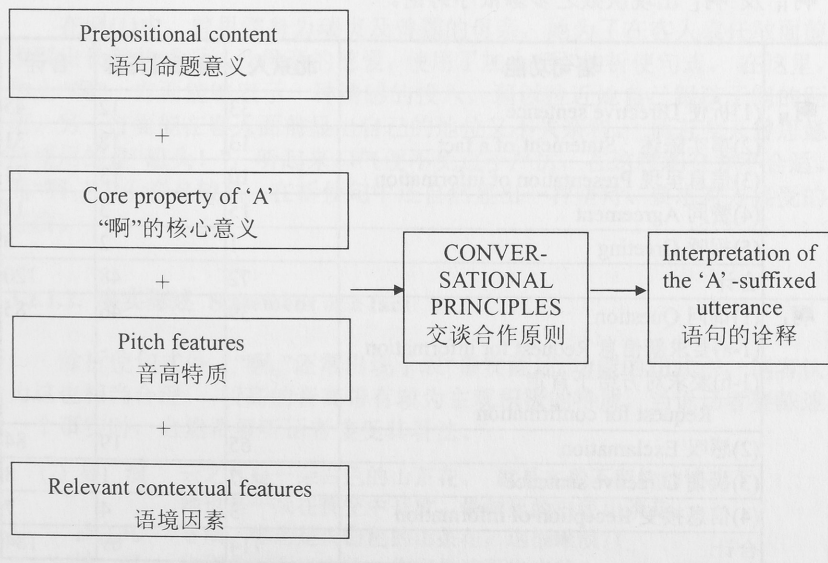


图 1: 附句末助词“啊”语句之语义诠释假设

3. 语料来源及分析

3.1. 语料来源

本文所采语料为剧本。选择剧本的原因有二：(1)采对话形式且剧情连贯，(2)人物的表情动作均附说明，有助于对语境及说话者的情绪态度进行推论。所选择的剧本分别为曹禺的“北京人”以及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句末助词“啊”在语料中合计出现了304次，“啊_H”120次，“啊_L”则共184次。由于语境的完整性对句末助词研究相当重要，在研究时若只使用单句对比，无法真正看出这类词在言谈中所发挥的功能。因此3.2.节中之语料皆具完整语境。

综观笔者所收集语料，虽然“啊”所分布的句式不同，但可看出加上“啊”后说话者与听话者及所谈事件距离拉近了。这样的情况也符合Leech (1983) 礼貌原则中的“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因为此种“拉近说话者与听话者距离”的言谈功能，恰可成为言谈中的一种策略或手段。

3.2. 语料分析

在语料中，“啊”主要分布之句式及次数多寡如表1所示。下面将就“啊_H”及“啊_L”出现次数之多寡依序讨论。

	语句功能	北京人	暗恋桃花源	合计
啊 _H	(1)祈使 Directive sentence	33	12	45
	(2)事实陈述 Statement of a fact	13	18	31
	(3)信息呈现 Presentation of information	10	13	23
	(4)赞同 Agreement	15	3	18
	(5)招呼 Greeting	1	2	3
	合计	72	48	120
啊 _L	(1)询问 Question	39	46	85
	(1-a)要求新信息 Request for information			
	(1-b)要求对方给予肯定 Request for confirmation			
	(2)感叹 Exclamation	65	19	84
	(3)祈使 Directive sentence	7	1	8
	(4)信息接受 Reception of information	3	4	7
合计	114	69	184	

表1：“啊_H”及“啊_L”之分布句式与次数统计

3.2.1. 啊_H之分布情况

3.2.1.1. 祈使 Directive sentence

在两部剧本里“啊_H”出现于祈使句中的情形共有 45 次，频率最高。但这些含有“啊_H”的句子所表达的语气意义看起来似乎并不相同。笔者认为，“啊_H”加在这些相同的句式之后听起来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语气意义，并非“啊”本身具有该意义，而是语句本身的命题意义与“啊_H”之核心功能互动的结果。比方例(1)中，不含“啊_H”的“磕头！”本身听来其实已有命令意味，加上“啊_H”之后，“啊”的核心功能（说话者涉入）使说话者的态度在语境中显得更適切。

(1) (瑞、霆复立起来，执酒壶，到文面前斟酒。)

曾思懿(非常精明练达的样子，教他们说)说“爹一路平安”。

瑞 贞、曾 霆(同时呆板地)爹一路平安。

曾思懿 说“以后请您老人家常写家信”。

瑞 贞、曾 霆(同时呆滞地)以后请您老人家常写家信。

曾思懿 (又教他们)“儿子儿媳妇不能时常伺候您老人家了”。

瑞 贞、曾 霆(又言不由衷地)儿子儿媳妇不能时常伺候您老人家了。

(说完了就要回座。)

曾思懿 (连忙)磕头啊，傻孩子！(很得意地望着袁任敢)

在例(1)中，曾思懿身为瑞贞及曾霆的母亲，她为了在客人袁任敢面前表现出长辈的威严以及母亲的慈爱，使用了加上“啊”的祈使句式。在这里，加上“啊”一方面能够表示一种情感的投入，藉以拉近她自己跟孩子间的距离，另一方面能在客人面前显出自己的地位又不失亲和。倘若今天曾思懿所使用的是“磕头！”，听起来口气便不免过于严厉，在这种场合并不合适。而“啊_H”由于音高较高，在祈使句中还自然显出一种坚持、要求对方接受的态度。

3.2.1.2. 事实陈述 Statement of a fact

除祈使句式外，“啊_H”还常出现于表“事实陈述”功能的句式中，笔者认为这也相当合理。较高的音高带有较为主观积极的特质，当说话者要陈述一个事实时，自然希望听话者接受其看法。

(2) 导 演 云之凡是一朵白色的山茶花。就是在最不留情的情况下，她也是一朵在夜空中开放，最诚恳的白色山茶花。

云之凡 导演，你老是说白色的山茶花，这很难演？！

导 演 你们是演不出来的，你们是演不出来的！

云之凡 导演，在工作的时候，你要搞清楚，我是在演云之凡。我是我，

她是她，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云之凡，真正的云之凡也不可能出现在这舞台上啊。

例(2)中，导演要求饰演云之凡的女演员演出自己心中“白色山茶花”的形象。但是对女演员来说却相当不容易揣摩。此外，女演员认为自己有身为演员的自信，没有必要完全按照导演所要求的去做。为了使导演明白，她必须将她所认为的事实(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云之凡，真正的云之凡也不可能出现在这舞台上)凸显出来。加上“啊_H”之后更能够表现出说话者希望对方接受自己意见的态度，表示这是说话者所认定的事实，以使得听话者(导演)了解说话者态度坚定，绝不改变。

3.2.1.3. 信息呈现 Presentation of information

“啊_H”出现在“信息呈现”的句式也是很常见的。正如同“啊”在前两种句式所起的作用，由于“信息呈现”与说话者的主观态度很有关联，说话者提供新信息，自然也希望听话者理解并接受。音高较高的“啊_H”便具有能表现出说话者此种态度之特质，而“啊_H”的核心功能在语境中则拉近了说话者与听话者的距离。比如说例(3)：

- (3) 春 花 这位大哥，您是来做什么的？
 老 陶 我是来打鱼的，来打大鱼的！
 春 花 您刚才不是说来找一个叫春花的人吗？
 老 陶 (作制止的手势)不要再提春花了。
 春 花 我可以帮您找她呀！
 老 陶 你帮我找她？
 春 花 她是您什么人哪？
 老 陶 她是我老婆。

上述对话中，春花希望帮老陶找寻妻子，她以带有“啊_H”的语句(“我可以帮您找她呀”)表示自己相当关心，也乐于“涉入”这件事情。在这里，如果她只说“我可以帮您找她”听起来就比前者要显得冷淡。在这部戏中，桃花源中的众人性情都相当和善热情，如果春花不用加了“啊”的句子听来就显得突兀而不合适了，此外较高的音高在这里更彰显了说话者主动“希望听话者接受自己好意”的态度。

3.2.1.4. 赞同 Agreement

在语料中，“啊_H”还与表赞同功能的句式共现，如“好啊”、“是呀”、“对呀”等。当说话者使用这一类句式时，必然希望对方了解自己是真心诚意

同意对方的观点的。因此“啊_H”常与表赞同功能的句式连用也很合理。因为表示赞同也等于自己跟对方是站在同一个立场的，“啊”的核心功能正符合这样的要求。音高较高的“啊_H”显然也较符合赞同句式所隐含之的积极态度。

- (4) 曾 皓 慷方，你觉得怎么样？
 慷 方 (低声不语)
 曾 皓 慷，你自己觉得怎么样？不要想到我，你应该替你自己想，我这个当姨父的，恐怕也照料不了你几天了，不过照我看，袁先生这个人哪--
 曾思懿 (连忙)是呀，慷妹妹，你要多想想，不要屡次辜负姨父的好意，以后真是耽误了自己--

在例(4)中，曾思懿希望劝说慷方与袁任敢相亲，曾皓心中虽然不情愿，表面上仍须装得慈爱大度，他在举出了几个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后，当开始要谈起袁任敢的缺点时，一旁的曾思懿连忙以“是啊”接上了话，一方面表示赞同曾皓之前所说的，另一方面也是阻止曾皓再继续说下去。“啊_H”常被使用于表“赞同”的情境中，说话者利用这种方式表示自身在情感上的立场与对方一致，“啊_H”的音高特质也增加了说服力。试想，若今天说话者使用的是音高较低的“啊”，由于本身音高的限制，听起来就变得不情不愿，而无法表现出说话者积极的赞同感了。

3.2.1.5. 招呼 Greeting

“啊_H”还能与招呼语共现，像是“您好啊”、“早啊”等等。笔者认为，这主要也是由于“啊_H”可以表示喜悦及亲切感，还有拉近说话者与听话者距离的作用。在较正式的场合中或说话者认为应该保持一定的礼貌与距离时，招呼语一般并不会加上“啊_H”。但是如果说话者希望对对方表示亲切或关怀的态度，使用“啊_H”则相当自然。

- (5) 曾思懿 (拦住她)就等会吧，他换衣服就怕见人--
 陈奶妈 (有点失望)好，那就算了，脾气做成就改不了啦。(慈爱地)大奶奶，清少爷十六岁还是我给他换小裤裉呢。(把鸽子交给小柱儿)好，放回去吧!(但是又忍不住对着门喊)清少爷，您这一向好啊。
 曾思懿 (同时拉出一个凳子)坐着说吧。

例(5)中陈奶妈要向从小抚大而许久未见的文清少爷打招呼，心中的喜悦是不可言喻的，她向在屋内的文清打招呼时，语气自然特别愉快。因此，在这里加上音高较高的“啊_H”十分合理。

3.2.2. “啊_L”之分布情况

3.2.2.1. 询问 Question

“啊_L”出现在疑问句式的次数最多，共 85 次。笔者认为“啊_L”较为被动消极的音高特质与疑问句式的被动本质(要求对方给予响应或肯定，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有相应之处。“啊_L”在疑问句式中的情形可分为“要求新信息”及“要求肯定”两类。

3.2.2.1.1. 要求新信息 Request for information

“啊_L”常出现于特指疑问句之后，语句基本的功能是“要求新信息”。“啊_L”出现在这样的句式之后能够增加说话者与听话者或所谈事件的关联性。我们可以看看下面的例子(6)：

- (6) 老陶 大哥！
 袁老板 你们在聊些什么呀？
 春花 我在跟他说，他的那个既然已经把他给那个了的话，那么整件事也就那个什么了。他也不会那个什么了。
 袁老板 噢，不要回去。你回去只会干扰他们的生活。

在上面的对话中，袁老板刚从别处走来，不知道春花跟老陶在谈些什么。他在这里使用加了“啊_L”的问句来表示自己对对方谈话内容的关切，加上“啊_L”之后，更能够拉近自己跟对方(春花、老陶)的距离。但在某些语境中，虽然说话者看似要求新信息，但是实际上并非要求听话者回应，而仅以该句式作为言谈的手段。在对话(7)中，曾思懿面对财大势大的杜家强要公公曾皓的寿木，无奈地向小姑曾文彩发牢骚。在这个句子中，她并非要求对方对自己所提出的疑问给予一个回答，而只是藉由这样的句式表达一种不满与抱怨的情绪。在这里，若不加“啊_L”，虽同样可以表达抱怨或不满的情绪，但是加上“啊_L”之后，说话者不但可以表示自己对所谈事件的涉入程度深，更可以拉近自己与听话者的距离，希望听话者(曾文彩)了解自己的心情，进而同情自己。

- (7) 曾思懿 (鼻涕眼泪抹着，抽咽着，数落着)你们想，人家杜家开纱厂的！鬼灵精！到了我们家这个时候，“墙倒人推”，还会肯吗？他们看透了这家里没有一个男人，(江泰鼻孔哼了一声)老的老，小的小，他们不趁火打劫，逼得你非答应不可，怎么会死心啊？
 曾文彩 (绝望地)这么说，他们还是非要爹的寿木不可？

3.2.2.1.2. 要求肯定 Request for confirmation

除了加在表达“要求新信息”功能的特指疑问句之后，“啊_L”还可以加在“要求对方给予肯定”的是非问句或选择疑问句之后。“啊_L”的音高特质也与这样的句式在言谈功能上的要求(非主动提供对方信息，而是要求对方给予肯定)相符。而“啊”的核心功能同样使语句在语境中更加适切。在对话(8)中，江太太问了护士两个问题：“江先生最近心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心事？”以及“你有没有看到今天的中国时报？”。江太太在第一个句子末尾使用了“啊_L”，第二个句子则无。无论句末是不是加上“啊_L”，事实上语句都能够表达“要求新信息”的功能。但加上了“啊_L”之后更增加了说话者对所谈事件的关心程度。在第一个句子中，江太太所询问的是丈夫的病情，因此使用加了“啊_L”的句子在这个语境中是很适当的。而第二个句子询问的内容是报纸，相较于前者，说话者似乎较无必要对所谈事件表示关心，不用“啊_L”也是很自然的。

- (8) 江太太 今天中午吃什么？给你煮炸酱面好不好？(江滨柳睡着)林小姐，
江先生最近心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心事啊？
护 士 好像是吧，可是病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江太太 林小姐，你有没有看到今天的中国时报？
护 士 还没有。

3.2.2.2. 感叹 Exclamation

除疑问句式外，“啊_L”还经常出现在“感叹句”中，笔者认为这样的分布也与其核心功能相应。一旦说话者对所谈的主题涉入程度加深，造成一种主观性，当然也就连带地会影响到情感上的表达。“啊_L”低缓沉重的音高特质，也符合感叹句式的要求。因此相较于其它句末助词，汉语中的“啊”与感叹句似乎特别能兼容，如：“多+Adj.”、“真 Adj.”后头都能加上“啊_L”。如：“今天天气真好啊！”、“你看那幅画多漂亮啊！”等。在笔者所收集的语料中，“啊_L”出现于陈述句后，用于表达内心情感的情况也相当明显。当然这一类语句后面也可以不加“啊_L”，但如此一来，这个语句在语境中所产生的功能就会不同。如例(9)：

- (9) 江 泰 (也突然冒了火)你放屁！我给了钱！
曾 皓 (急喘，镇止他们)不要喊了！
曾思懿 (同时)你给了钱？哼，你才--
曾 皓 (在一片吵声中，顿足怒喊)思懿，别再吵！(突然一变几乎哀号)
我，我就要死了！
(大家顿时安静，只听见思懿哀哀低泣)
曾 皓 (叹息)你们这一群废物啊！到现在还有什么可吵的？

上面的对话中，曾家女婿江泰与曾家媳妇曾思懿为了各自的利益在曾皓面前一味相执不下，看在曾皓的眼里相当痛心。因此曾皓先是愤怒地要大家都别再吵了，继而使用音高低缓的“啊_L”表达自己的无奈以及沈痛情绪。

3.2.2.3. 祈使 Directive sentence

“啊_L”跟“啊_H”都能够出现在祈使句之后，但相较之下发挥的功能却不同。与“啊_H”所带的高扬音调比较起来，“啊_L”音高的低缓特质对祈使句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 (10) 曾瑞贞 (关切地) 霆，我走了以后，你，你干什么呢？
 曾 霆 (摇头) 不知道。(寂寞地) 学校现在不能上了。
 曾瑞贞 (同情万分) 你不要失望啊。
 曾 霆 不。
 曾瑞贞 (安慰) 以后我们可以常通信的。
 曾 霆 好。(泪流下来)

对话(10)中，曾瑞贞与曾霆讨论着曾瑞贞离家之后曾霆的打算，曾霆觉得灰心丧气，因为连学校也不能够去了。曾瑞贞以加了“啊_L”的句子表示出自己心中对曾霆相当程度的歉疚与同情。她希望曾霆振作起来，但除了安慰之外她什么忙也帮不了，因此情绪是比较消极的。在这里加上“啊_L”之后在心理上更拉近了说话者(曾瑞贞)与听话者(曾霆)的距离，能够在情感上表达出更深切的同理心。

3.2.2.4. 接受信息 Reception of information

在语料中“啊_L”还出现于“表示已接收新信息”的语境中，亦即说话者告诉听话者，他已经接收到对方或语境中所传达的信息。笔者认为这样的分布也符合“啊_L”的音高特质，有一种“说话者态度被动，接受对方所提供之信息或想法”的意味，如例(11)与(12)：

- (11) 曾瑞贞 (有些赧然) 我，我最近身上不大舒服。
 曾 霆 (连忙) 你为什么不早说？
 曾瑞贞 我，我有点怕--
 曾 霆 (爽快地) 怕什么，你怎么不舒服？
 曾瑞贞 (啜嘴) 我常常想吐，我觉得--
 曾 霆 (懵懂) 啊，就是吐啊。(立刻叫) 妈！
 曾瑞贞 (立刻止住他) 你干什么？

在这段对话中，曾瑞贞要告诉曾霆她已经怀孕的事情，但是因为这并不是两人预期中的事件，因此曾瑞贞说话时显得吞吞吐吐。曾霆年纪尚轻，

对怀孕前期所出现的现象尚是懵懂无知，因此在曾瑞贞告诉他自已觉得想吐时，他以加了“啊_l”的“就是吐啊”回应，表示自己接收到了这样的信息。

- (12) 袁老板 我请问一下你们在干什么？请你们把东西搬一搬，我们要排戏呀。
 导演 你排什么戏呀？场地是我们租的。
 袁老板 不不不不，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明天要正式公演？！外面有一张海报《桃花源》我相信你们都看到了。
 护士 桃花源就是你们哪！

“啊_l”不不仅能够表达说话者接收到了对方在话语中所传达的讯息，同时也可以表示出说话者接收到了语境所传递的信息。比如说在对话(12)中，袁老板认为在场的众人都看到了剧场外面的《桃花源》海报，而护士可能在之前注意到了这张海报，但没有想到海报与对方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刻她串连起两者之间的关联，因此使用了加上“啊_l”的句子确认接收了该信息，表示自己先前已经看过这张海报，但此刻才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啊”的核心功能——“说话者涉入”（拉近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距离）与“啊_H”及“啊_l”本身的音高特质是决定“啊”为何分布在这些句式中的关键因素。除语句本身之命题意义，“啊_H”与“啊_l”以其核心功能与语境所产生的互动，使得含有“啊_H”或“啊_l”的语句更能符合语境的要求，同时也使交际更顺畅。

4. 教材编写与教学

就笔者个人在教学上所碰到的例子而言，当学习者学习句末助词时常犯的错误有两类，一是混淆音高不同的助词。比方“啊_H”与“啊_l”都能够接在“真的”之后，但接上“啊_H”之后表示说话者认定其所言为事实的态度更加强烈，而加上“啊_l”之后则有要求对方给予肯定的意味，但学习者常将两者混淆。而另一个常见错误则是在日常对话时完全避开这一类词。究竟对于教师或教材编写者来说，如何向学习者说明这一类句末助词呢？首先我们必须检视目前初级教材中对句末助词之介绍情况。

4.1. 初级教材检视

根据 Lin (2001)之统计，*Integrated Chinese* (中文听说读写)为美国境内使用最广的主要初级教材，共 29 校使用。而在德语地区，*Chinesisch für Deutsche 1* 亦为一广泛使用之初级教材。因此本文以这两套较具代表性之教材作为检视对象。

4.1.1. *Integrated Chinese, Level 1, Part 1-2* (中文听说读写)

在该教材中，“啊”首次出现于第六课表示赞同的句式。编者对“啊”的定义为“P: Used to emphasize agreement, exclamation, interrogation, etc.”。综观整本教材，“啊”的例句与用法偏少，只有三类。分别是：赞同 2 例，询问 3 例、感叹 1 例。表 2 为“啊_H”与“啊_L”在这套教材中之分布情况：

	句式	课数	例句
啊 _H	赞同	L6	我下个星期要考中文，你帮我练习说中文，好吗？ 好啊，但是你得请我喝咖啡。
		L22	听起来风景很不错。 是啊。我很喜欢那个地方，那儿一年四季风景都很好。
啊 _L	询问	L10	李小姐今天早上跟张先生去上海了。 真的啊？那我明天怎么办？
		L19	花最“新鲜”，就送她一束花吧！ 她住在上海，花不能寄，怎么送啊？
		L22	美国好是好，但是我更喜欢我的家乡。 是吗？怎么，你想家啦？
	感叹	L20	最简单的运动是跑步。 冬天那么冷，夏天那么热，跑步多难受啊。

表 2：“啊_H”及：“啊_L”在 *Integrated Chinese* 中之分布情况

4.1.2. *Chinesisch für Deutsche I*

该教材共 60 课，“啊”首度出现于第 27 课，说明为：“啊 a/ā Pa/U modale Satzpartikel; ah, ach”，而“啊”在不同句式中呈现的次数较多。表 3 为“啊_H”与“啊_L”在这套教材中之分布情况：

	句式	课数	例句
啊 _H	赞同	L34	A: 真有意思! B: 是啊!
		L48	A: 昨天夜里风那么大，把窗户都吹开了，我一直没睡着! B: 是啊! 风特别大，把我们房子后边的那棵老树也吹倒了!

		L55	A: 但是他妈妈是医生, 你生病的时候, 可以到她那儿去看病, 不要付钱, 很方便。 B: 对 <u>啊</u> ! 那么, 我很想认识认识这个姑娘。
	事实陈述	L37	A: 什么, 你有钱去外国旅游?! 去年你跟我借了钱, 还没还我 <u>啊</u> !
		L52	A:爸爸, 妈妈跟我给花浇了水了! B: 我一进院子就看到了。 没有你, 也没有这么漂亮的院子 <u>啊</u> !
啊 _L	询问	L27	谁啊? 哦, 李文, 是你 <u>啊</u> ! 你好, 请进!
		L29	老师, 我们已经学了六篇关于“了”的课文了, 还有几篇 <u>啊</u> ?
		L54	你知道不知道汉堡的面积有多大? 你不知道 <u>啊</u> ?
	接收信息	L27	谁啊? 哦, 李文, 是你 <u>啊</u> ! 你好, 请进!
		L35	A:我是李青, 您从前的学生! B:你是李青 <u>啊</u> ! 对了, 你是五年以前毕业的!
		L38	A:老师, 很抱歉, 我来晚了。 我的闹钟... B:(很生气地说)坏了! A:你怎么知道 <u>啊</u> ?
		L52	妈妈, 你又在打扫院子 <u>啊</u> ! 你昨天已经打扫过了, 为什么今天还要打扫呢?
	感叹	L37	祝你生日快乐, 一切如意! 这么多礼物 <u>啊</u> !
		L47	想不到在慕尼黑也买得着这么好吃的中国菜 <u>啊</u> !
		L51	听说在德国学习时间特别长, 没想到会这么长 <u>啊</u> !
		L60	A:官方的楼不加“儿”, 消遣的地方可以。 B:真不容易 <u>啊</u> !

表 3: “啊_H”及: “啊_L”在 *Chinesisch für Deutsche 1* 中之分布情况

4.2 初级教材分析

根据 4.1 节之整理可看出, 这两套教材对于“啊”的定义并不一致。*Integrated Chinese* 告诉学习者, “啊”能够被使用于强调赞同、感叹、疑问等等功能的语句。而 *Chinesisch für Deutsche 1* 则仅称其为 *modale Satzpartikel*, 相当于德语中之 *ah* 或 *ach*。而由表 4 可以看出, 这两套教材对“啊”的呈现差异颇大, 虽均列出赞同(啊_H)、询问及感叹(啊_L), 但表事实陈述功能的语句(啊_H)及表接受信息功能之句式(啊_L)则只有后者提及。

	啊 _H		啊 _L		
	赞同	事实陈述	询问	感叹	接收信息
<i>Integrated Chinese</i>	2		3	1	
<i>Chinesisch für Deutsche 1</i>	3	2	3	4	4

表 4: “啊_H”及: “啊_L”在 *Integrated Chinese* 及 *Chinesisch für Deutsche 1* 中之句式分布次数统计

在句末助词的说明方面, 这两套教材对“啊”的解释似乎不够完整, 说明有时无法与所提供之例句配合, 用法未经排序, 也未进行各句末助词的用法对比, 介绍显得较为零散。再者, 两部教材均未提及音高差异对言谈功能之影响。事实上, 就笔者过去对其它初级教材如《实用汉语课本》、《实用视听华语》等进行检视之结果, 几乎无一提及“啊”的音高差异。笔者认为, 若能在编写初级教材时, 让学生学习区辨音高不同的“啊_H”及“啊_L”, 并了解不同分布句式, 相信对学生学习此类助词必定大有帮助。此外, 由于在汉语中同一个句式加上不同的句末助词之后会产生不同的言谈功能, 因此在说明此类句末助词时, 教师也可以对语境及各助词之对比加以说明。

4.3 句末助词教学建议

在汉语教学中, 完整的教学语法除了应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之外, 还应该考虑第二语言学习者的程度与需求, 循序渐进, 经由专业的语言教师的指导, 使学习过程能够发挥最大的成效。邓守信(1998)指出, 教学语法的排序应该符合以下几点原则: (1) 语言结构内在排序 (*structure-internal sequencing*), (2) 独立结构排序 (*structure-independent sequencing*), (3) 频率 (*frequency count*), (4) 形式与语义的复杂性 (*formal vs. semantic complexity*), (5) 依附结构排序 (*structure-dependent sequencing*), (6) 母语同目标语之相似性利用 (*inter-linguistic distance*)。本文所研究的对象句末助词“啊”仅出现于句末, 但却能表达不同的言谈功能, 是一个形式上简单, 语义上复杂的语法点。就其内在结构排序而言, “啊_H”与“啊_L”虽然

音高不同,但具相同核心功能,在教学上教师可先让学习者明白该功能,并学习区辨两者音高差异,再依所分布句型的难易度加以排序。曹逢甫(2000)指出在进行这一类助词的教学时,应从一般的语境开始教,特殊语境则留待以后再教。有时助词的语意与特殊语境互动会产生会话隐涵(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教师应该说明这样的会话隐涵是如何产生的。在教学时不能仅仅限于句子层面的语意,而需要更大的语境才能理解。背景の説明以及充足语境的提供是了解这一类词的不二法门。根据邓与曹之所提出之教学原则,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句末助词教学建议:

- (1) **基于学习者的学习心理认知过程,具体应先于抽象。** 招呼、赞同、祈使、询问应先于接受信息、事实陈述、信息呈现等句式。而在较为抽象须配合语境说明的层次中,笔者认为“接受信息”比“事实陈述”或“信息呈现”易于习得,原因是在言谈中当说话者接受信息时,常常仅将对方所提出的信息加上“啊_L”以表示自己已经接受了这样的概念,比起自行决定何时应该在呈现新信息时加上“啊”,前者较易习得。
- (2) **使用频率高且常以既定形式出现者可先于其它句式。** 如表赞同的“对啊”、“是啊”等,或招呼用语“早啊”可先于其它句式。
- (3) **重视句末助词对比教学。** 比方在教以“吗”结尾的是非问句以及选择疑问句时即可导入附有“啊”的疑问句式。教师应该告诉学习者同一个语句加上不同的句末助词后言谈功能有何差异。
- (4) **重视音高特质区辨。** “啊_H”与“啊_L”均可出现于祈使句中,在教学时不妨将其合并为一,教师可同时呈现在一个句子中加上音高不同的“啊”会产生什么样的意涵,进而说明在何种语境下该使用“啊_H”或“啊_L”。

根据以上的假设,笔者提出如图2之教学排序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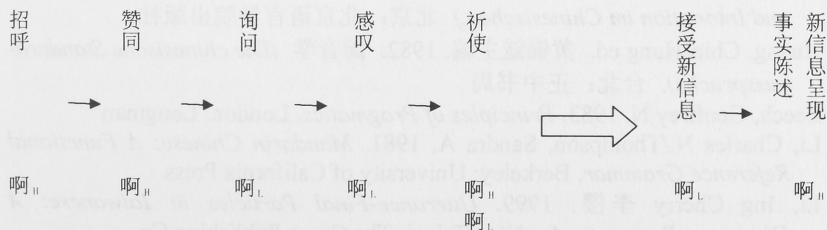


图2: 句末助词“啊”之教学排序建议

5. 结论

根据语料分析结果,本研究提出“啊”具有一核心功能--“说话者涉入”。在言谈中,其主要作用为拉近说话者同听话者及语境之间的距离,并增加该语句在语境中的适切性。此外,本文亦提出音高特质对“啊”在言谈中的分布与功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与其它语法点相较,在一般初级教材中句末助词不仅缺乏有系统的介绍及练习,教师在教学时也常忽略。事实上句末助词具有重要言谈功能,笔者相信只要教师参照教学语法排序原则,注重音高特质区辨与对比,并导入完整语境,学习者自然能够逐渐明白语境与句末助词的重要关联,进而了解使用的最佳时机。

参考文献

- Chao, Yuen Ren 赵元任.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u, Chauncey C. 屈承熹. 1998. *A Discourse Grammar of Mandarin Chinese*. New York/Bern: Peter Lang Publishing
- Chu, Chauncey C. 屈承熹. 2002. "Relevance Theory, Discourse Markers and the Mandarin Utterance-Final Particle A/Ya". In: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Vol. 37.1, 1-41
- Cremerius, R. 2001. *Chinesisch für Deutsche I*. Hamburg: Helmut Buske Verlag
- Guo, Jinfu 郭锦桴. 1993. 汉语声调语调阐要与探索 (*Erläuterungen zu Ton und Intonation im Chinesischen*.)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Huang, Chin-Hung ed. 黄锦鋐主编. 1982. 国音学 (*Die chinesische Standardaussprache*). 台北: 正中书局
- Leech, Geoffrey N.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Longman
- Li, Charles N./Thompson, Sandra A.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 Ing Cherry 李樱. 1999. *Utterance-Final Particles in Taiwanese: A Discourse-Pragmatic Analysis*. Taipei: The Crane Publishing Co.
- Lin, Chin-hui 林钦惠. 2003. 汉语句末助词「啊」之教学语法初探 (*Eine Analyse der satzfinalen Partikel a aus der Perspektive der pädagogischen Grammatik*). Unveröffentlichte Magisterarbeit. 硕士论文. 台北: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文教学研究

- Lin, Chun-ying 林君颖. 2001. 华语初级教材语法用语及语法点选择之初探 (*Zur Auswahl von Grammatikterminologie und Grammatikpunkten für Chinesischlehrbücher der Grundstufe*). Unveröffentlichte MA-Arbeit 硕士学位论文. 台北: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文教学研究所
- Liu, Yuehua et al. 刘月华等. 1996.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Praktische Grammatik des modernen Chinesisch*). 台北: 师大书苑有限公司
- Lü, Shuxiang (ed.) 吕叔湘 (主编).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 (*800 Wörter des modernen Chinesisch*).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Lü, Shuxiang (ed.) 吕叔湘 (主编). 1982. 中国文法要略 (*Abriss der chinesischen Grammatik*).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Shie, Chi-Chiang. 1991. *A Discourse-Functional Analysis of Mandarin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Unpublished MA thesi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Teng, Shou-hsin 邓守信. 1998. "Sequencing of Structures in a Pedagogical Grammar". In: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Vol. 33.2, 41-52
- Tsao, Feng-fu 曹逢甫. 2000. 華語虛詞的研究與教學——以「呢」字為例 (*Chinesische Satzpartikeln in Forschung und Unterricht – das Beispiel ne*). In: 第六屆國際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語文分析組. 台北: 世界華文教育協進會, 1-25
- Xu, Jingning 徐晶凝. 2000. “汉语语气表达方式及语气系统之归纳” (*Ausdrucksformen vom Modalität im Chinesischen und eine Zusammenfassung des Modusystems*).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年03期, 136-141
- Yao, Tao-chung/Liu, Yuehua et al. 1997. *Integrated Chinese, Level 1-2*. Boston: Cheng & Tsui

Zusammenfassung

Gegenstand dieses Aufsatzes ist die satzfinale Partikel *a* 啊 im modernen Hochchinesisch. Im ersten Teil wird die Hypothese aufgestellt, dass die Kernfunktion der Partikel *a* "Sprecherinvolviertheit" ist. Der Satzabschluss mit *a* bringt das subjektive Interesse des Sprechers für den Gesprächskontext und den Gesprächsgegenstand zum Ausdruck. Gleichzeitig trägt die Verwendung der Partikel *a* zu einer Verringerung der emotionalen Distanz zwischen Sprecher und Hörer bei. Besondere modale Konnotationen der Partikel *a* korrespondieren mit unterschiedlichen Tonlagen. So bringt eine in hoher Tonlage realisierte Partikel *a* (H) eine aktive Sprechereinstellung zum Ausdruck. Der Sprecher versucht, den Hörer für sein Argument zu gewinnen. Eine in relativ tiefer Tonlage realisierte Partikel *a* (L) bringt eine passive Sprechereinstellung zum Ausdruck. Der Sprecher gibt zu erkennen, dass er die Argumente anderer Gesprächsteilnehmer annimmt. Im zweiten Teil des Aufsatzes zeigt die Autorin am Beispiel zweier Lehrwerke, dass unterschiedliche modale Konnotationen und verschiedene Tonlagen satzfinaler Partikeln im modernen Chinesischunterricht unzureichend Beachtung finden. Gleichzeitig gibt sie Hinweise für eine didaktische Aufarbeitung satzfinaler Partikeln.